

通鑑總類

七



通鑑總類卷第四

太后門

茅焦諫秦始皇遷母太后於萇陽宮

九年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文信侯恐事覺乃詐以舍人嫪毐爲官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毐矯王御璽發兵欲攻斬年宮爲亂王夷毐三族遷太后於雍萇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積之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

通鑑總類卷四

太后門一

按劍而坐召之入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爲母子如初

漢呂太后殺趙王如意及戚夫人

元年五月惠帝即位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王來未到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冬十二月惠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暉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惠帝

觀人疑惠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惠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文帝免冠謝太后以教子不謹

前三年張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敬奏之薄太后關之文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竒釋之拜爲中大夫

竇太后好黃老言

建元元年武帝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爲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

第五

通鑑總類卷四

母后門二

可

申公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武帝武帝因廢明堂事諸所與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武帝殺鈞弋夫人

後元元年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武帝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少欲以大臣輔之後數日武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武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武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武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

乎武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  
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  
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 太后省政宜知經術

元平元年昌邑王賀廢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  
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  
內侯

### 傳太后求稱尊號

綏和二年夏四月丙午哀帝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  
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大

四百

通鑑總類卷四

母后門三

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哀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  
央宮傳太后從複道朝夕至哀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  
屬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  
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  
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  
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二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  
大不道傳太后大怒欲必稱尊號哀帝乃白太皇太后令下  
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又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  
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品如長信  
宮中官

### 大司馬王莽令更設傳太后坐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  
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  
並徹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 太后威德至盛

元始二年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  
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 太后四時巡狩四郊

四年莽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  
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  
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

### 元后四世為天下母

四年

通鑑總類卷四

母后門四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  
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  
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  
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矣

### 鄧太后聖明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和帝崩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  
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  
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  
夜即皇帝位尊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  
設宮中云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  
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

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

詔減服御珍膳等物

延平元年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糶薪炭悉令省之

幸洛陽寺決囚而雨

永初二年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

四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皇后門五

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以陰陽不和減戲樂

三年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偃子之半

不聽鄧康崇公損私之戒

永寧元年太后從弟越騎校尉康以太后父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自通中大人康聞而詬之婢怨恚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

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李邵勸順帝奉閭太后

延光四年議郎陳禪以爲閭太后與順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邵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閭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邵即上疏陳之永建元年春正月順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五十六

通鑑總類卷四

母后門六

梁太后委政宰輔天下咸望治平

永嘉元年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又希冀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東晉徐邈臧壽議宣太后配食

太元十九年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羣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宣太后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學明教東莞臧壽曰今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禘之義顯



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 燕王寶欲追廢段后眭邃稱子無廢母之義

二十一年初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鑿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異日必爲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平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

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及寶襲位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 北魏崔光諫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勲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

諱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里外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 唐代宗失太子母沈氏所在

永泰元年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安祿山之陷長安也掠送洛陽宮代宗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遂失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鞭殺之

### 分遣諸沈訪求太后

建中元年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德宗以睦王述為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

### 高氏詐稱沈太后

二年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德宗聞之驚喜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德宗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居上陽宮德宗發宮女百餘人齎乘輿御物就上陽宮供奉左右誘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德宗大喜羣臣皆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

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逃自言本末德宗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左右侍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僞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爲人所強非已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德宗恐後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方稱得太后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爲曾太皇太后沈氏舉哀立忌

永貞元年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爲忌順宗從之

郭太后不肯臨朝稱制

長慶四年穆宗疾復作命太子臨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穆宗崩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

蕭洪詐稱蕭太后弟爲太子洗馬

大和二年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文宗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商

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亦不能辨與之俱見太后穆宗以爲得真舅遂以爲太子洗馬

蕭洪詐冒事覺被誅蕭本復詐作太后弟

開成元年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覺流驪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仇士良進達於文宗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文宗以本爲真太后弟遂擢爲右贊善大夫

蕭弘詐稱太后族人

二年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詔御史臺按之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不之罪冀得其真

四十一

通鑑總類卷四

母后門十

蕭本蕭弘皆流遠州

四年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王皞力爭郭太后合祔憲宗室坐貶

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官王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宗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廢時太

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  
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周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  
方急墀舉手加顙歎皞孤直明日皞坐貶官

### 後唐曹太后與劉太妃相得甚歡

同光元年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  
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詔盧程詣晉陽冊  
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爲武皇侍姬太妃  
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  
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  
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

### 太后欲親省太妃疾

三年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頰  
太妃旣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  
疾稍加輒不食又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  
之莊宗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

皇后門

東漢馬貴人德冠後宮

永平三年二月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烜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明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明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明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

卷四

通鑑總類卷四

皇后門十二

闡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三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明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明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陰后挾巫蠱坐廢

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多妬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和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朱二子奉毅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

鄧后盛德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凜度嘗有疾和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人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和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深疾之和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今我當從死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明日上果瘳及陰后之廢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胡廣等諫順帝以籌策選后

永建六年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與郭虔史敞上䟽諫曰恃神任筮旣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

之聖慮順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  
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  
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  
得免於罪順帝由是賢之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漢劉聰立王沈養女爲左皇后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晉太興元年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  
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  
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  
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鸞爲后使  
繼嗣絕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  
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汗椒房況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  
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鑿等小子狂  
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鑿等送市皆  
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聰又立宣懷  
養女爲中皇后

劉曜立羊氏爲皇后

二年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妃羊氏爲皇后即故惠帝后也曜  
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云  
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  
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  
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隋文帝 慎獨孤身 宮中稱二聖

陳太建十三年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事多與隋主意合文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文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四十七

通鑑總類卷四

皇后門十五

唐太宗長孫皇后讀書循禮節儉

武德九年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儀太宗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太宗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稱贊魏徵正直

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

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踈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 仁孝儉素引賢獻納

十年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

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擐甲出閣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白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

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願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通鑑紀事本末

皇后本末

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 高宗寵幸武氏

永徽五年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高宗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高宗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高宗內之後宮欲以閒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太后愛之數稱其美於高宗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高宗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護預焉

褚遂良等諫立武后不聽

六年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无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无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今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

皇曆門六

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嬖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瀆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

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鳩毒廢為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命司空李勣齊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

### 大權悉歸中宮中外謂之二聖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高宗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高宗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高宗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為厭勝之術官者王伏勝發之高宗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二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高宗意亦以為然

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高宗自訴詔草猶在高宗所高宗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太子忠謀大逆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賜忠死于流所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高宗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 天后欲攝知國政

上元二年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高宗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

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高宗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執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 韋后干預朝政如武后

神龍元年中宗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夫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

辰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中宗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中宗皆不聽

### 韋后弒中宗自摠庶政

景雲元年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其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

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秘不發喪自揔庶政

### 明皇欲立武惠妃為皇后

開元十四年明皇欲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一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為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明皇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 百官請加張后尊號

乾元二年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肅宗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濫肅宗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

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肅宗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 後唐莊宗劉夫人答其父于宮門

後梁貞明三年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答劉叟于宮門

### 劉后迫莊宗以幸姬賜李紹榮

同光二年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  
留宿衛寵遇甚厚莊宗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莊宗有  
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一日侍禁中莊  
宗問紹榮汝復娶乎為汝求昏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  
何不以此賜之莊宗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  
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莊宗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 皇后請父事張全義

莊宗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  
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莊宗許之全義惶恐  
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  
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

〇三六

通鑑總類卷四

自三后門二十二

者莊宗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  
不絕

### 明宗曹淑妃遜王德妃為后王德妃不許

長興元年明宗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  
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  
之遂立淑妃為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  
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明宗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  
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  
由是怨之

### 吳越恭穆夫人慈愛

後晉天福四年吳越恭穆夫人馬氏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



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  
人爲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  
鹿氏生弘傳弘侗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妻生弘僊弘  
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  
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後晉齊王立重胤妻馮氏爲皇后

八年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  
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  
夫人寡居有美色齊王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齊王遂  
納之羣臣皆賀齊王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  
大慶羣臣出齊王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輟而告曰皇太后  
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齊王亦自笑顧謂左右曰  
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  
之何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  
官齊王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外戚門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為相

後二年丞相張蒼免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蹇張從高帝封關內侯遂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不以馮野王為御史大夫

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元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元帝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元帝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遂以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成帝封諸舅為侯黃霧四塞

建始元年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成帝優詔不許

同日封五侯

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

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劉向極言王氏太盛

陽朔二年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  
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  
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  
門競爲之聲譽劉向遂上封事極諫曰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遠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  
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  
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宜發明詔黜遠外  
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則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  
不失社稷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成帝召見向歎息悲  
傷其意然終不能用其言

五侯爭以奢侈相尚

鴻嘉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  
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灑水注第中大陂以行  
船成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  
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成帝怒使尚  
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侈不軌藏匿姦  
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灑又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  
事車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成  
帝特欲恐之實無惡意誅也

師丹諫哀帝不宜遽寵親屬

綏和二年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此皆舉錯失中灋度失理願陛下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傳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哀帝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復為侍中其逼於傳太后皆此類也

何武舉公孫祿不肯王莽

元壽二年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傳眾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

通鑑總類卷四

外戚門二十六

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東漢陰鄉侯讓封

光武建武二年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章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聽

建初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

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遽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有司請封諸舅太后不許

四年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章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衛尉廖等為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崔駰戒竇憲

章和二年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仁滿而不挹

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 竇憲威名益盛

永元三年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爲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情賴之

### 韓稜不拜竇憲

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

### 晉裴頠辭位惠帝不從

元康九年裴頠爲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降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

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顏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顏慨然久之竟不能從齊崔光謂馮熙家富貴太盛必敗

東昏侯永元元年馮熙以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為皇前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為太保誕為司徒脩為侍中尚書庶子聿為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而脩敗黜為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唐武平一請抑損外戚

景龍二年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中宗不許





